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三
　　　十四

論衡卷十三

漢　王充　撰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奇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

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

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

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懐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

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口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絶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絶脉氣滅也顔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髪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顔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絶書五

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湧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

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
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
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
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
何時得達奚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
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人宜在王闕須
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
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

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

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

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幷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㨹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礡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菰瓠不能傷簶

簵之箭機不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馬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絶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絶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讐粟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掘地者跖蹈之

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别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

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畀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内内中所有柙匱所羸䌈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内内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猶貧人之内徒四壁立也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

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閉闇甚矣此則

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詣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竒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竒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輙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

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

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顔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顔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牖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説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術明胸中開戶内光坐高堂之上

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
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
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
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
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
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
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
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

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胷懐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

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

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

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醯土釜之甌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胷虛無懐朝廷不御也劒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

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劒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

故能立二事之説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
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
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
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膺不舍重先
敬長謹慎之（一有刀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
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
取或棄捐不録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
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

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説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

為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胷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胷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

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

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
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
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
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子者經徒能摘
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主之庭
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
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為體内藏胼子如豆為身光明令

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彊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

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

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胷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

才可謂得髙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髙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説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胷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竒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説士之榮葉皮殼也實

誠在胷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畧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

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彼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
謀之徒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
自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
牘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合從之
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固國本之
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
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
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

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録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

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

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
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
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産於四遠幽遼之地未
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
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
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
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
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

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髙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髙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録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髙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稺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髙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

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盃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踰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

得不繫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善左右呼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者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

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

論衡卷十四

漢　王充　撰

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

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行驥

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内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

閭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

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輙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

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

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𦦨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𦦨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𦦨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輙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

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烏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烏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鶩飛輕於鳳皇兎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温陰寒歴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劒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醯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守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

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絶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温篇

說寒温者曰人君喜則温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胷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雕物傷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胷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温則知胷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胷中之氣未必更寒温也胷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内之氣胷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

湍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

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説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内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温故温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

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温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内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温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温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

路亦衣汗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輙寒生[illegible]人而氣輙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

年萬户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

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温變操易行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為温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温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

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温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温順之寒温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温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

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從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

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

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

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勻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温施賞違節賞

氣温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温為寒為温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吴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為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宫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

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
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
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兹酒齊
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
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横悖長吏示以
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
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
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

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與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覩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臯滂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

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皃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於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

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寛惡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

況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淩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宫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

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實與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蘓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蘓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内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

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羣黨也如朿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

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温於温

一有寒温字

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

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

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温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

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

為寒為温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説又言人君失政天為

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

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

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毄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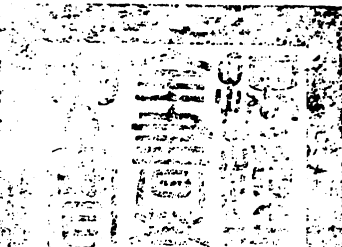
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

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

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
家見証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
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
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
之傳啟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
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
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
心在聖人之胷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

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董誥詳校



論衡卷十五

漢　王充　撰

變動篇　招致篇闕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説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

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邱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螻蟻之

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
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
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
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
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
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
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
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

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從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

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壞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

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舩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荀謂寒温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温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温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筳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鍾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

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温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温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温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

夫以果蓏之細員圜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鄉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温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鑪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温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

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

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

衍吹律寒谷復温則能使氣温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

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頃年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

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欲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

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鈎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鈎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鈎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緌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

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
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沉溺
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
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漸之時人君未必沉溺也
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
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

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説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

北滂沲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

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畢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

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從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從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

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閒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賫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蘓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蘓張

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
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
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
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祭之故下其
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
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
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
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

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

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

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絶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𩰪有驗也既死氣絶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𩰪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治字則外雩而内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内守舊政外脩雩禮

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閒而至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之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

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䣭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輙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

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説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

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㸃也善㸃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㸃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

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

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内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

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

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祭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令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

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
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
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
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
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
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
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

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令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何復能塞茍以為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

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兎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
月毁於天螺蚄𦊙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齋攻陰之類宜
捕斬兎蟾蜍椎被螺蚄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
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埳榜驅内於塹
埳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
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烟氛郊社不脩山川不
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
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降水

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

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説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為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絶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歳終逐疫然后為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

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天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為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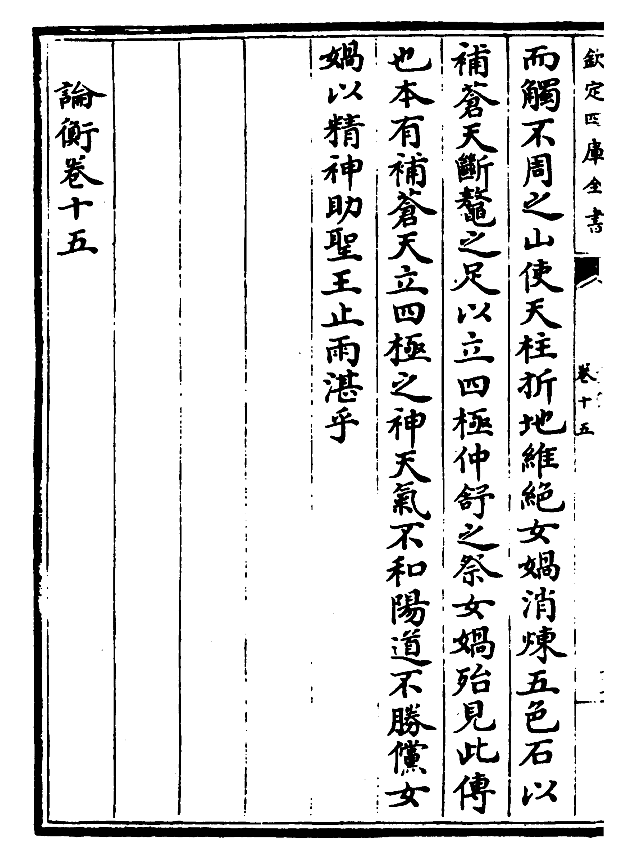
食藥豈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

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
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
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鼓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
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
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
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
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令
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

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

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



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